

動

亂

的

波

蘭

畢英賢

在歷史上，波蘭曾從歐洲地圖上消失了一個多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得以復國，然而享受獨立的時間不足二十年，又被其舊侵略者所瓜分。

一九四四年蘇俄佔領波蘭全境，以其傀儡分子組織一臨時政府，並着手轉變波蘭為其附庸國之一。一九四五年在雅爾達會議上，蘇俄復獲得了重大的外交勝利，英美兩國承認華沙的傀儡政權，背棄了流亡在倫敦但仍獲全國擁護的波蘭政府。從此，波蘭名義上雖獲獨立，但是其人民以及控制與壓榨人民的波共政權，仍舊生存在俄共的直接影響之下。這是波蘭人民新的不幸的起點，也是近二十年來動變頻發的原因。最近（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波蘭波羅的海幾個港市的流血抗暴運動不過是波蘭人民一貫反壓迫、反剝削、反共產的英勇事蹟之一。祇要共黨政權在波蘭繼續存在，這種性質的起義將不會終止。

## 事變前的黨政概況

外表上波蘭像是一個多黨的國家，但實質上波蘭的政權緊緊控制在波共的手裏。茲將波共及其尾巴黨略述於後：

一、波蘭統一工人黨（即波蘭共產黨），一九四八年由波蘭工人黨與波蘭社會主義黨聯合組成，現有黨員及候補黨員共兩百一十萬零四千名（註一）。波蘭總人口約三千二百四十萬人，共黨人數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六·六。自一九五六年起，由戈默卡（W. Gomułka）任第一書記。

二、波蘭統一農民黨，一九四九年成立，係由部份農民與知識分子組成，現有黨員三十八萬名（一九六九年三月止算）（註二）。最高委員會主席是柴·魏察赫（Czesław Wycech）。

三、民主黨，一九三九年成立，由部分小手工業者、家庭手工業者及知識分子組成，現有黨員八萬五千名（一九六九年二月止算）（註三）。中委會

主席團主席是莫斯科瓦（Z. Moskwa）。

此外，尚有職工會與青年組織等。這些政黨組織與羣眾組織都在「人民統一戰線」管轄之下，而領導「人民統一戰線」的是波蘭統一工人黨（波共），該組織設有全波統一戰線委員會，主席是波共政治局委員之一，史卑哈爾斯基（M. Sychalski）。

波蘭的正式國號是「波蘭人民民主共和國」，在其政府結構中，最高政權與立法機關是國會（Syjm），每四年選舉一次。現今的國會是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選出，共有四百六十名代表，其中統一工人黨佔二五五席、統一農民黨一一七席、民主黨三九席、無黨無派四九席。統一黨佔總席次的百分之六二·五。

國會選出國務委員會，這是波蘭政權的最高咨議機關，其主席即國家元首，下設副主席兩名，國務委員十名（戈默卡為委員之一）及祕書一名。國家政權最高執行機關是部長會議（即政府），下設各部會。

部長會議主席（總理）原為契朗克維茲（J. Cyrankiewicz），國務委員會主席（總統）是史卑哈爾斯基，議會主席是魏察赫（統一農民黨）。

## 失調的經濟背景

波蘭像所有的共產國家一樣，在經濟建設方面傾其全力以求工業化。所以農業甚為落後。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波蘭開始實行所謂社會主義經濟，一九四六年元月三日波政府頒令，將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經濟部門收歸國有。凡礦藏、森林、礦場、道路、水中資源、鐵道、水空運輸、銀行、工業設施、商業企業以及公共事業皆定為國有財產。

生產工具、交易、運輸工具與信貸等國有化是波蘭在國民經濟計劃範疇

內發展國家經濟的基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首先實行經濟復興計劃；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實行六年經濟發展計劃；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實行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實行第三個五年計劃。

波蘭可開發土地有一千九百七十萬公頃，可耕面積一千五百二十萬公頃（註四）。目前，最普遍的土地所有制是私有農場。現有可耕地總面積的分配情形如下：私有農場佔百分之八十六·一；合作農場佔百分之二·一；國營農場佔百分之十二·八（註五）。

若將波蘭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以當時價格總值相比較，則一九三七年工業生產佔百分之四十八，一九五五年佔百分之六十一，一九六〇年佔百分之六十七，而到一九六三年已達百分之七十（註六）。

波共自執政後，也曾試圖大力推行農業集體化，但不斷遭遇農民的反對。一九五六年由於客觀形勢所逼，波共不得不把強制實行農業集體化（共黨基本目標之一）的措施延擱下去，代之以鼓勵自願方式。因此，農地仍有百分之八十六·一在農民手裏。然而，由於耕作方法陳舊，國家經濟發展偏重工業，農業投資不足，農民祇有靠天吃飯。加之農產品收購價格過低，農民無法積蓄足夠資金以改善生產方式，以致農民雖能自由經營，但並未獲致較佳成果。一九六二年大歉收，政府不得不於一九六三年提高牛乳、馬鈴薯和肉豬等之收購價格，以維護生產者的利益。並增加農業投資，提高農業機械、肥料、種籽和農藥的供應能力；另於一九六二年曾提高農業稅百分之十四，欠稅的私營農場予以充公。這是一個改良農業的雙管齊下威迫利誘的辦法。

但是數年來，波蘭的經濟仍舊停滯不前，生活必需品常感不足。生產失調、經濟疲弱，弄得波蘭人民生活困苦，心懷怨恨。波共頭子對此種情形也自覺不能繼續下去，否則整個經濟結構勢將崩潰，所以試想大力扭轉頹勢。十二月十二日波蘭部長會議決定從十三日起，在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之同時，大幅調整物品的售價，作為改善經濟困難的措施之一。廣大的流血抗暴運動於是爆發了。

## 抗暴運動的始末

在八十六項被調整價格的物品中，有四十六種食品和日用工業品的價格被提高了。其中肉類和肉製品漲價百分之十七·六，麵粉漲價百分之十六，牛奶漲價百分之八，棉、毛織品漲價百分之十四·五，煤漲價百分之十至十四，魚漲價百分之十一·七，咖啡漲價百分之九十二·一。這使每個家庭的開支平均增加百分之二十。反之，一些高級昂貴用品則降低價格，如錄音機跌價百分之二十一，洗衣機跌價百分之十七，冰箱與吸塵器跌價百分之十五，電視機跌價百分之十三。波蘭人民說，沒有食物，冰箱有什麼用？這種物價大調整，使窮困的波蘭人民更難溫飽，更難渡過嚴冬了。在此情形之下，他們祇好冒生命危險示威抗議。

十二月十四日在波蘭北部瀕臨波羅的海的格但斯克（Gdańsk），列寧造船廠的工人首先舉行罷工，然後格但斯克工業大學的學生也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他們抗議物價上漲，要求增加工資；包圍格但斯克廣播電台，並在波共省委大樓的前面示威。十五日與格但斯克結成一體的格丁尼亞（Gdynia）和索波特（Sopot）也發生示威運動。此時，波共當局發表公報說：「示威者僅僅是一些流氓和投機分子，與勞工階級毫無共同之處。」同時派出大批軍警、坦克、裝甲車和直升機對羣衆進行武裝鎮壓，並授權軍警向示威者開槍。示威者則縱火燒了格但斯克省委大樓、火車站、市圖書館等，或以石子或以徒手與鎮壓軍警搏鬥。

波共政府宣佈格但斯克等三城實行宵禁，取消飛機班機，切斷與外界的通信，並命令所有外國船隻立即離港。在上述三港以西與東德交界的波蘭第一大港西塞辛（Szecin，舊名Stettin）也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該港船塢工人約有二千名，其中三分之一參加罷工，不久匯集成一千多人向波共地方黨部進發，沿途在牆壁上寫道：「戈默卡，你使我們陷入絕境！」「我們是工人，不是流氓！」在西塞辛與格但斯克之間的斯魯普斯克（Słupsk）亦發生了類似的示威運動，青年示威者高叫：「我們要食物！」華沙俄大使館被炸，華沙郊區及波茲南，乃至西部一些城鎮也呈不安。由此觀之，波蘭人民的不滿是全國性的，不是局限於某一地區。事後，波官方宣佈死亡人數為二十人，但據西方報導估計則近三百人之多。總之，這是一次死傷頗重的流血抗暴運動。

事變之初，除波共即時採取斷然措施與武裝鎮壓外，蘇俄亦陳兵邊界上

，俟機而動。抗暴運動雖未能全面發展，但已使波蘭全國震盪，其對共黨政權所包涵的危險性遠超過以往任何一次抗暴反共運動。波共政權處此情況下，不得不向人民表示低頭，向工人保證提高工資以對銷糧食上漲的影響。十九日晚華沙方面宣佈，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戈默卡因病辭職，遺職由吉瑞克（Edward Gierak）接任。至此，波蘭動亂的局勢才逐漸歸於平靜。

## 黨政人事大調整

吉瑞克一九一三年生於波蘭西部煤礦產區西利西亞（Silesia）貧窮礦工的家庭內，一九二三年隨母前往法國，十三歲時在法國的礦場工作，十八歲時已成爲法共黨員，一九三一年因參加罷工被捕送回波蘭，一九三七年赴比利時，並加入比共；於德軍佔領期間，曾組織比利時的波蘭人抵抗德軍，也是比利時波蘭工黨及波蘭愛國者聯盟發起人之一，一九四八年返波蘭，任卡特維克省（Katowice）波蘭工人黨委會第一書記。一九五七年起任波蘭國會代表，一九五九年起任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秘書。

隨着戈默卡的下台，波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人事也大幅度的變動。政治局由十二人組成，是波共領導的核心，其中除戈默卡外，尚有四名政治局委員被貶。他們是：

賈西蘇克（Boleslaw Jaszczuk），兼波共中委會書記處書記，經濟專家，據報導是新經濟政策與物價調整策劃人。

克利茲柯（Zenon Kliszko），兼中委會書記處書記，也是波共理論家。

史卑哈爾斯基（Mariav Spychalski），國務委員會主席（國家元首）及波蘭統一戰線主席。

史特爾柴萊基（Ryszard Strzelecki），兼書記，戈默卡之老友。

新任命的五名政治局委員是：

巴比奧赫（F. Babuch），現年四十三歲，前波共組織部長。

莫查沙（M. Moczars），原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兼書記，被認爲是走強硬路線的史達林主義派頭目，曾數度與戈默卡發生衝突，曾任祕密警察頭子。

奧茲佐夫斯基（Stefan Olsowski），原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兼書記，一九六八年起出任中委會新聞部長。

史德拉克（J. Szydlak），一九六八年起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兼書記。賈羅茨維茲（經歷後詳）。

目前仍保持原任的政治局委員是：

吉瑞克；

契朗克維茲（J. Cyrankiewicz）；

羅加一梭文斯基（I. Loga—Sowinski），國務委員會副主席，前任職工總會主席（今年元月十五日被免斯職）；

柯錫奧萊克（S. Kociolok），前任副總理；

葉德聶浩夫斯基（S. Jedrychowski），外交部長；

泰赫馬（J. Tejcma），波共中委會書記處書記；

克魯柴克（W. Kruczek），波共爾柴朱夫省委會第一書記，新任職工總會主席。

與波共黨中央政治局改組之同時，波蘭中央政府的人事也有了變動；而且揚言，其餘各級政府的形式也將來一次改變。十二月二十三日，波蘭國會舉行會議，宣佈了一系列的人事變動。前任總理契朗克維茲辭職，升任地位崇高並無實權的國務委員會主席。他在向議會發表的講話中說：「由於我國最近發生的事件，我不應當繼續担任行使權力的首腦職務。」新任總理是原任副總理的賈羅茨維茲（Piotr Jaroszewicz）。

其他重要的變動如下：

原任工業部部長凱姆（Franciszek Kaim）升任副總理，凱姆現年五十二歲，是一位礦冶工程師，與吉瑞克頗親近。

米特瑞加（Jan Mitrega）升任副總理，兼任原職礦業部部長，渠亦係吉瑞克密友。

克林基維茲（Janusz Chynkiewicz，四十六歲）調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原職工程工業部部長由傅耳查厝克（Taczysz Wraszczyk）繼任。

李耶查克（W. Lejczak）升任重工業部部長，李某現年四十六歲，曾任探礦工程師、礦場經理，並曾任重工業部部長兩年。

柯錫奧萊克由於任波共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而免除副總理之職。柯某現年三十八歲，爲波共政治局中最年青的委員，半年前始接任副總理職務。

一般認為，柯之去職，似非被貶，乃是使他免去政府職務，可以專心於黨務工作。

新任國家元首契朗克維茲係一九一一年出生，克勞柯夫（Craow）雅吉農嫩（Jagelonian）大學畢業，一九三五年起任克勞柯夫省社會主義黨書記，二次大戰期間參加砲兵部隊，作戰被俘囚於德集中營內；一九四八年起成爲波蘭統一工人黨黨員；一九四五—四八年任波蘭社會主義黨書記長，一九四八年之後任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治局委員；一九四六年起任不管部長，一九四七—五二年任總理（部長會議主席），一九五二—五四年降任副總理；一九五四年復任總理。

新任總理賈羅茲維茲一九〇九年出生，曾在近華沙的加伏林（Garwo-ty）地方任校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俄國任教。一九四三年加入在俄國成立的波蘭流亡軍，並在波蘭軍官學校受訓；一九四四年加入共產黨；一九四五年升任波蘭第一軍團上校副司令，負責政治工作；一九四五—五〇年中將國防部副部長；一九五〇—五二年任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七年起任副總理，兼任經濟互助委員會常任代表及國外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

## 動亂根源與新趨向

「物價調整」祇是觸發此次抗暴運動的火花，共產國家的經濟無能與政治專制才是所有共產集團內的動亂根源。歷年來，波蘭經濟不景已達到動搖波共政權基礎的程度，無論就波共未來命運或波蘭人民今後生活而言，都必須改善這種處境。一九七一年是第四個五年計劃開始的一年，乘此作一番改革，本是順理成章之舉。

波共新五年經濟計劃強調，放鬆中央管制經營，實行長期工業投資和物價刺激制度。其中最爲工人不滿的是所謂物價（或經濟）刺激制度。這一制度強調產品的品質，與過去憑超量生產即可領取獎金的制度相比較，無形中降低了工人的收入。戈默卡於一九七〇年五月在波共第五次中央全會上解釋這個經濟改革時說：「新經濟制度是提高經濟效力和增長生產率的一個手段。」又說：「這一制度促使工廠工人自動經營其企業，其目標是充份實踐」

按勞享酬」的原則。」（註七）這一經濟改革就實質而言，只是加強對工人的榨取；俄國的先例已在，波蘭工人自然不滿。加上物價的暴漲，難怪波蘭人民痛苦地喊叫：「戈默卡，你使我們陷入絕境！」

前面說過，戈默卡由於波蘭人民不滿其領導的政府的經濟無能與政治專制而下台。吉瑞克能否解決這兩個與共黨根本理論有關的問題，頗令人懷疑。在口頭上或表面上，他不得不對波蘭人民作出一些讓步。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在向波蘭國會發表的一篇演說中，提出下列允諾：「政府將凍結物價兩年」（已漲之物價不予變更）；「各工廠將舉行集會討論增加工資問題」；「接濟低收入的家庭」。今年元旦波政府宣佈撥款七十四億波幣（約值三億多美元），作爲增加低收入工人加薪與社會救濟之用。

吉瑞克在元旦文告中（此文告慣由總統發表），特別說明：「我們將特別注意使政府的政策爲每一個人所明白與了解，使實踐不與諾言相違背；必須先與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作坦誠的與直接的交換意見之後，再確定決策與行動。」他似乎在說，此次事件之發生，人民對政府政策的誤解，也是原因之一。

吉瑞克雖然承諾重新考慮新經濟計劃，但是，整個大的方針不會改變，經濟計劃勢必實施，經濟刺激制度仍將推行。至於，能不能挽救波蘭的不振經濟，尙是疑問。因爲，共黨政府的傳統的控制政策，有礙工農的自然與平衡的發展。至今蘇俄尙無兩全其美的良策，遑論波蘭！吉瑞克雖然指責戈默卡政治、經濟政策的不當，但等到他自己實際推行其改善經濟的措施之時，自然會因難重重。目前他所作的與所說的，只能安撫人心於一時，決非根本解決問題之道。

## 結語

這次波蘭人民抗暴運動，爲時不過一週，但在波蘭乃至於在東歐共產集團內產生深遠的影響。不僅波共領導階層因此換了一付面貌，而且中央政府的重要領導人物也得走馬換將。

事件的起因在於人民對經濟生活的不滿，但反抗的對象則是共黨政權及其共產主義式的經濟制度。

北越已顯示出其漸趨於劣勢中，但北越由於得到共匪的加強援助，可以預料其必將採取如下的策略：

(一)北越在巴黎和談中，將繼續堅持其頑強的立場，使和談陷於僵局，不得進展，共黨則仍利用和談，作為拖延時間和瓦解對方鬥志的手段。

(二)北越過去利用寮國的胡志明小徑滲透越南，起初尚偷偷摸摸，不敢承認，嗣見國際姑息氣氛濃厚，乃無所顧忌，公然大舉出兵寮國與高棉，使寮、高戰場與越戰打成一片，互相策應，以補救其在越南的損失。同時由於「越南化」計劃的成功，越南部隊日趨壯大，為了避實就虛，乃將戰事分移至寮、高等國，尤其高棉位居西貢的側翼，地位重要，移兵高棉，可以等待美軍從越南撤退之後，再捲土重來。此是共黨目前在印支三邦的戰略。

但是美國尼克森政府對於共黨的一切企圖，亦有其高度的警覺與應付政策，所謂「尼克森主義」，我們根據兩年來美國的種種政策行動觀察，該主義實具有高度的彈性，例如今年春天高棉在危急之際，尼克森總統突然下令美軍進入高棉掃蕩，當時雖因美國國內姑息份子的反對，未能窮追，一舉殲敵，但亦已產生了穩定龍諾政府的效果。最近又因北越加緊其武器人員向越、寮、高三國滲透，似有突破高棉均勢的陰謀，尼克森總統乃下令對北越的軍事及補給基地，實行轟炸，使其措手不及，遭受嚴重損失。北越經過多年的侵戰，損失兵員七、八十萬，人力物力均甚感缺乏，如無匪、俄繼續予以支援，戰爭是無法支持下去的。

由於「越南化」施行的成功，加以最近美機加強對北越的轟炸，對北越人員物資的滲透越南，已予以很大打擊，北越在遭受挫敗之餘，現只有在南越加強恐怖活動，利用戰俘企圖分化美國，並利用和談以困擾美、越。其實越南戰爭，本來早就應該勝利結束，其所以迄今猶未結束者，乃因共黨受到美國國內反戰份子的鼓勵，而仍堅持其頑強的政策。

在「越南化」進展順利，尼克森總統並予北越以轟炸之後，當加重北越的困難處境，北越共黨在共匪的積極支援及美國姑息份子的鼓勵之下，仍無屈服的跡象，但北越經多年戰爭之後，現在已是日暮途窮，今後美國內部如能迅即停止歧見，團結一致，讓尼克森政府能夠放手做去，無虞掣肘，則必能提早贏得戰爭。故展望越南局勢，現已顯現光明的曙光，今後「越南化」計劃如能繼續推行，美國繼續保持彈性打擊戰略，則局勢的發展，當可步上

勝利與光明。

——上接第46頁——  
事變發生的地點在瀕臨波羅的海的港口，首先起事的是造船工人（註八）。他們平日與外人接觸較多，因此對西方人民的生活情形比較其他地區的、其他行業的工人知道的較多。俄共報紙宣稱，這次事變係受了西方國家宣傳的影響，不是沒有原因的。

歷年來，共產集團內變亂迭起，其大者如：一九五三年東柏林事件、一九五六年波茲南事件、一九五六年布達佩斯事件、一九六八年華沙「祖宗」事件、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事件等，但以此次反抗的幅度最廣。不但波蘭黨政因此大加改組，也使東歐集團為之震動。在共黨集團內，已有不少共黨頭子由於人民的不滿而下台。今日在蘇俄以及其他共黨國家內，人民經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示其不滿的情緒，將來難免不會釀成巨大風暴，把當權共黨頭子推倒。這是波蘭事件後，當權的共黨頭子們最引以為憂的事。原定於十二月廿一至二十三日召開的華沙公約國防部長會議突然正式宣佈延期召開，顯然受到此次事件的影響。

蘇俄今後對波之控制不會放鬆。吉瑞克與賈羅茲維茲上台後不久，即於元月四日赴克里姆林宮朝拜，呈述事件經過與今後方針以取主子信任。可以預見，吉瑞克的政經路線不會作違反共產主義原則的變更。果如斯，則動亂根源永遠無法消除，吉瑞克也難免不遭遇與戈默卡相同的命運。

註一：「蘇俄年鑑」（莫斯科，一九六九）三三六頁

註二：同右，三三七頁

註三：同右，三三七頁

註四：「國際年鑑」（倫敦，一九七〇）四〇五頁

註五：同註四

註六：同註四

註七：戈默卡，(Trybuna Ludu)（華沙，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三——四頁

註八：按波蘭造船工業，佔世界之第十位，造船出口佔第二位。